



这种江南的民间习俗。这里虽河流纵横,但因人口日渐集聚,河水“浊不堪饮”,河道渐渐变路。井水对市民生活也就日趋重要,尤其是在自来水管普及之前。有些石库门人家,还会在自家天井里打一口井,做饭、洗衣、清洁、拖把……全靠它。遇上三九严寒,井水是暖暖的,洗衣洗菜,完全没有冰冷刺骨的感受。日积月累,还可以省下一笔可观的水费!弄堂有水井,居民之福也。

改革开放,让上海发生了沧桑巨变。昔日上海市民常见的弄堂水井,现在已大多填埋废弃,变得日渐稀少,甚至难觅踪影。这可是上海石库门居民挥之不去的记忆啊!

赤日炎炎似火烧。曾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夏天,大多电影院是高高在上安装着大尺寸吊扇的,有“冷气开放”的仅是少数。那时去电影院看电影,往往在进口处可以在一只纸箱中取一把圆形竹骨单页纸扇,观影过程中如果感到吊扇风量不足,就可以轻轻地挥动纸扇来增加一点风凉舒适感。当然,看完电影到出口处得将这把纸扇放回纸箱中,供下一场观众使用。

在改革开放之前,大众家庭中极少有电风扇的,说电风扇是奢侈品一点也不为过。谁家如果有一台“华生”牌摇头风扇,炎炎夏日全家人能坐在电风扇旁享受着清凉之风,那准会赢得人们羡慕的眼光。

我清楚地记得我的第一台电风扇的来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买一台电风扇让怀孕的妻子安然度夏成了我的强烈愿望。当年我们都是从插队落户知青安排进单位工作不久,我每月工资33元,妻每月36元加3元奖金,手头拮据。单位里一位热心同志关心,帮我联系了一家电器厂的朋友,经厂领导的同意,以120元的出厂价让我省了十几元钱,购买了一台铸铝底座琴键式开关的台式电风扇。

2001年我家搬进了新房,2008年又置换购买了现在居住的电梯公寓房,虽然房间和客厅都安装了空调,但我仍然保留着电风扇。电风扇和空调各有优缺点,我认为人要尽可能适应自然,如果长期处于空调环境,可能会导致机体抵抗力下降。除了现阶段高温使用空调外,气温三十摄氏度以下时,我还是以使用电风扇为主,有利健康又节能,何乐而不为?只不过这电风扇也“升级换代”了,房间里使用的是鸿运扇,循环导风、风速柔和且噪声较低;餐厅安装的吊扇灯,一物两用,经济实惠;客厅里则是落地电扇,风量充足颇显气派。现在,这种电风扇也是“过时货”啦。

看现在市面上款式更新颖、功能更先进、用途更广泛的大小小电风扇应有尽有,任凭顾客挑选,价格也实惠。我真感叹,四十多年前,即使是托人以出厂价购买电扇,也花了三个多月的工资。而现在,一个月的养老金可以买上几十台电风扇啊!从蒲扇到电风扇再到空调,扇出的是阵阵凉风,扇去的是悠悠岁月,更在这凉爽中见证了时代变迁。

感的当然是井中的水,它不花分文,冬暖夏凉。井口木盖上平时挂有一把锁,以防大人不在时,小孩因玩耍掉入井中有危险。

水井最热闹的是夏天,临近黄昏,总会有大叔前来井口开锁。大家就会排着队用铅桶接水。然后,一桶桶提回家去,把木桶、脸盆盛满。洗脸、擦身都用它,这可是防暑降温的好宝贝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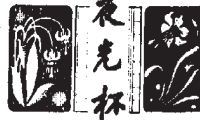
如果家中有西瓜、汽水,就立马把它们浸入这冰凉的水中,让它们渐渐变凉,让它们变成解暑佳品。有聪明的大叔还会动出脑筋,用一大网兜套住几个西瓜、几瓶汽水,然后用长绳将它们徐徐放下,潜入井水深处去“冰镇”。过一会儿,“冰镇西瓜”“冰镇汽水”就能完美出井了。那种冰凉的滋味,真别提有多美了,就一个字,爽!

我们的童年没有见过空调,电扇也是稀有之物。在屋内做完了功课,闷热难熬,用扇子使劲扇也汗流浹背,此时,就会想起弄堂里那冰凉的井水。打来井水,洗上一把脸,清新凉爽,足以提神醒脑。最爽快的是在高温不退的烧烤天,头顶举起一桶冰凉的井水,当头浇下,凉透全身,热感顿消,冷得会一下呼吸急促,浑身哆嗦,甚至身上突现鸡皮疙瘩。

那个年代很注重节约,滴水如油,随便浪费水是会给父母打屁股的。我们见有井水,就如获至宝,会在井边约上几位同学、好友,用孩子们的“塑料水枪”彼此追逐,开打水战。不仅弄得衣裤湿透,满脸是水,还闹得满弄堂都是水迹。

有的家长见了,就大声告诫:“小孩子,千万不要浪费自来水啊!”但此时,我们会理直气壮地回答:“这是井水!我们是给你们家门前凉爽呢!”

说这话真是有依据的。滚烫的水泥地上浇上一盆冰凉的井水,确实降温明显。夜幕降临前,我们常常会用井水洗出一块



以前,上海不少老弄堂里会有一口井。到了盛夏酷暑,冰凉的井水颇受石库门普通百姓喜爱。大家手捧一掬清凉井水,洗一把冷水面;或提上一桶井水,冲一个冷水澡,那种感觉真好!但这种石库门弄堂的水井,随着岁月变迁、社会发展,如今只存在童年的记忆中了。

在电扇、空调进入千家万户之前,我的印象中,井水就是石库门居民最好的降温伴侣。那时,生活物质贫乏,弄堂里有一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水井会给居民带来许多欢乐。

我家石库门弄堂名为崇仁里,是条百年老弄堂了。弄堂不大,但就有一口圆井。井口盖是弄堂的一个制高点,聚在这里可以唱歌、打牌、扔沙包、比手劲、下四国大战。玩弄堂游戏——骑马打仗的胜利者,还可骄傲地站上井口盖,接受小伙伴们给予的致敬“荣耀”,把他视为孩子王。大家围绕着小小水井,其乐融融。

让居民们有更多获得

意换上红套装,说要给柯老添些喜气。在倾心交谈中,她却了丈夫的遗愿。

两年后,“支持兴建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义拍”活动在东湖电影院拉开帷幕。柯灵献出《柯灵散文选》和《柯灵电影文存》,两部题上词的著作成了拍卖热点。经多番竞价,被一位张先生以3300元竞得。我见他手捧着书兴奋地说:“这是台湾梁夫人韩菁清委托我代拍的,韩菁清在电话里关照,无论花什么代价,一定要拍下柯老的书。”

柯灵年老多病与友人少有走动。但他与几张“熟面孔”为失学儿童献爱心时常“相遇”。1996年9月,我在“首届上海图书节”上看到柯灵与巴老、冰心等签章的《走过半个世纪》1号珍藏本被读者以3万元买走的结果告诉他时。柯灵笑着对我说:“又有几个孩子可进校读书了。”

1998年10月,文艺出版社资深编辑、巴老胞弟李济生到杭州向巴老介绍到大别山参加“上海文艺石关希望小学”落成典礼的情况。原来,一年前,上海文艺出版社为柯灵、巴金、冰心、夏衍、施蛰存五位文学前辈出版七十年文选时加印了几套羊皮封面的编号特装本,钤章后进行拍卖,用这笔善款在大别山地区建造一所“希望小学”。我把这喜讯转告了他。柯灵听后欣慰地说:“这样的功德事该多做……”

我缓步来到柯灵先生的那间小书房,陈设如初,所不一样的堆砌凌乱的书桌上被整理得一干二净。好似这位“磨墨人”笑盈盈地手拎布袋到离家不远的“写字间”做自己的“功课”去了……

## 我温暖了你,你润泽了我

辜臻晟

由于疫情起伏和天气炎热,那天上午专家门诊的病人没有往常多。

和平时一样,我正在询问患者的病史,耳畔忽然有人呼唤我,急忙扭头循声一看,是一个月前刚做完白内障手术的王奶奶,这位慈眉善目的长者依旧驾驶着她的残疾车,微笑着找到了我。“这么热的天,您怎么一个人来了?”我惊讶地问道。“辜医生,我给您送锦旗来了,顺便再来看看眼睛,恢复得蛮好的。”王奶奶兴奋地回答。望着老人手中紧紧攥着的卷成长条的那面锦旗,我的眼眶不禁一热……

年近八十岁的王奶奶自小患有小儿麻痹症,而且,步入暮年之后,症状日渐严重,已无法行走,出入很是不便。为了不拖累家人,老人先后买了三辆残疾车,最近的这辆还加装了电瓶,实现了电动驾驶,来医院就诊都是靠这辆车。一个多月前的某个周五上午,王奶奶就是独自开着这辆车出现在我的专家门诊,说想开白内障。我很担心,不解地问:“您家子女怎么没陪您来呀?”老人看着很要强,坦然答道:“他们都很忙的,这些小事我自己能行,就不麻烦他们了。”

我见老人行动不便,没法坐上检查椅,只能就着残疾车,侧身趴在裂隙灯显微镜架子上进行眼部检查。王奶奶的情况确实需要尽快手术,开具了所有的术前检

查、化验和用药单据,详细交代好流程后,建议老人改日让小辈

陪着来完成检查,这样可以大大缩短就医时间,保证半天完成,避免来回奔波,老人欣然接受。

住院前,考虑到老人入院后生活起居确实困难,尽管正值疫情期间,陪护受限,老人也执拗地表示不需要陪护,我还是请护士长帮忙联系了王奶奶的儿子,做好了48小时二次核酸检测,与老人一起入了院。手术那天,老人上下手术床,都是由我和护工抱上抱下,老人配合度很好,手术进行得异常顺利,术后一天,王奶奶安然出院。今天复查,老人的视力已经达到了0.6,复查前,她已先将把锦旗送到了医院行政楼,并委托保安将锦旗送到院长办公室。回来后,她喜滋滋地告诉我,她总算完成了任务,了却了一桩心事,我内心却百感交集。

锦旗对我个人而言只是一种形式,为了不增加病人开销,我一般会劝病人不要送。而这幅锦旗却有着特殊含义,腿脚不便的王奶奶冒着酷暑来医院致谢,是对我们这个职业莫大的认可和肯定,是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的心意。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医患同心,彼此温暖,真情可贵。我再一次感受到职业带给我的特殊荣耀和满足,感谢您!

好、风浪越大,挑战越大,对于高手而言,乐趣也越大。所以只有当人了解自然,了解他的好脾气与坏脾气,才能与之愉快约会。当人学会借自然之力、自然之势、自然之能时,方能天人合一,畅游于云海之间。

孩子拿一块板就能出海,但我们这些人还得靠船。我们选择黄昏时乘船出海,看

## 与海有约

北北

到了最美的夕阳。此时的海水已由蓝变灰,而落日之辉把整个海面染成金色,本已冷冷的大海此时变得暖洋洋的。然后金色慢慢收缩,变成条状隐于远山,鳞片的波光闪动在浩瀚的海面,直到夕阳完全落山,一圈金边挂在海天之际。我忍不住把眼前的美景发给两位朋友,回复各不相同。一位朋友想到的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另一位朋友想到的是“日落说明无论发生了什么,每

## 十日谈

大自然的气息

责编:王瑜明

## 「柯灵故居」随想

疫前情,参观“柯灵故居”的读者源源不断,我随人流上楼。见客厅里挂着还是清代文人张庭济的真迹,欧式铜质人体艺术台灯依旧在茶几上,靠墙仍然摆放着《二十四史》红木书柜,面对展品,时光仿佛倒流……

我珍藏柯灵先生的签名书中,惟有《柯灵杂文选》是在“上海百名作家赈灾义卖活动”上买的。因而,这本有着不同意义书的扉页上只有下款无上款。并钤着扇面造型的“上海作家百年洪涝赈灾义卖,1991.8.30”印章。

数年后,我无意间与柯灵谈及此事。他听后,当即签名送我一沓砖块似的《柯灵六十年文选》作“补偿”。此后,只要出版新书,就会送我,前后有十册之多。

柯灵作文以惜墨如金著称,旁人倚马千言立等可取的文章到他手里却成了精雕细琢的“活儿”。1994年秋,柯灵为市重大工程——龙华烈士陵园代笔撰写总碑文。要将150多年中华民族的奋斗史浓缩于400字之内,谈何容易。为潜心创作,他“躲”进附近的一间陋室。早出晚归,历时半年。于次年清明前完稿。

新陵园落成后,作协组织瞻仰。我伫立在巨碑前,凝视着镌刻的碑文默念道:“巍巍中土,泱泱古国,载深履厚,灿烂光华。浩瀚的史迹,悠久的文明,勤劳勇敢、艰苦卓绝的华夏精神……”读来让我荡气回肠,震撼人心。可又谁知为写好这篇缅怀革命先烈的祭文,他费尽心力在纷繁复杂的历史文献中搜寻,还要在浩瀚的史料中提炼出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因常常沉湎于“非人磨墨磨人”之中,家里带去的电热杯烧坏了都不知!

脱稿后,出自对为国捐躯的无名烈士的敬仰,柯灵把撰写碑文所得的1万元慰问金以“一位老作家”之名捐给了“希望工程”。

翌年4月,亚洲华文作家基金会专程到上海作协向柯灵、施蛰存、王辛笛先生颁奖牌。我见摆放在大厅主席台前的铭牌评价各有不同,柯灵的获奖词是:“柯灵大师:著作等身,点墨成金;丰富了新文学的内涵,拓展了白话文的境界,诚为中华文化之瑰宝”。

当看到“丰富了新文学的内涵”时,我不由想起1986年柯灵先生以客观事实撰文为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这桩公案平反,还历史的一个公正。同时,也为中国文学史起到了修正和补充作用。次年,梁实秋心怀感激,于台北去世。

1990年4月,梁实秋夫人韩菁清满怀感恩之情来沪拜访柯灵。那天她特

夏天是赴大自然之约的好时光,看山观海、避暑消夏。今年我们和大自然约在海边,孩子去冲浪,大人去看海。

孩子从去年开始学冲浪就喜欢上了这项运动,和海浪搏击的感觉是其他运动无法给予的。但他今年的冲浪之旅并不顺利,第一天,浪很大,加之旅途疲劳,傍晚就跟我退想退营。我跟他讲,大自然不是每天都和颜悦色的,时而板脸,时而微笑,我们要等到他微笑。孩子听了我的话留在营地休整了一天,次日就等到了大自然的微笑,浪没那么大了,他找到了感觉,接下去几天感觉越来越好,在依依不舍中结营。我问他今年的收获,答曰:平衡感。去年学到的是不害怕,今年学到的是不要失去平衡。大自然真是最好的老师!

大自然启发了孩子,也启发了我。从前我认为冲浪运动体现了人对自然的征服或驾驭,现在才明白,这项运动的真谛是人在自然中寻找平衡。孩子还告诉我,国外的冲浪高手专门挑台风天出海,因为越是天气不